

# 山西光復見聞錄

喬家才。

## 交文案為的是鴉片烟

辛亥（一九一二年）十月十日（農曆八月十九日）武昌起義，十九天以後，十月二十九日（九月初八日）山西起義響應，僅後於湖南、陝西和江西三省。湖南和陝西都是十月二十二日（九月初一日）起義的，江西遲了一天，是十月二十三日（九月初二日）先光復了九江，一直到三十一日（九月初十日）才光復省城南昌。

山西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緊挨着清廷肘腋下的直隸省（河北省），如果山西由正太路出兵右家莊，就可以切斷平漢鐵路的交通，震撼北京。所以，山西光復，對於滿清政府的威脅很大，使它加速了崩潰。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九月十九日，曾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次長的景太昭（耀月）陪同 國父孫中山先生蒞臨太原， 國父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：「去歲武昌起義，不半載竟告成功，此實山西之力，閻君伯川（錫山）之功

。……何也？……使非山西起義，斷絕南北交通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」又一次說：「去年晉省聞風響應，一面鼓勵各省進行，一面牽制滿兵南下，而使革命之勢力迅疾造成也。」可見山西起義，對於推翻滿清，建立中華民國，關係十分重要。當年實際參加光復山西，現在在台灣，祇有張子奇先生一人了。

辛亥那年，我才六歲。山西光復時，我剛過了五歲生日，還不到半年。那年秋天我入了私塾，開始念百家姓，「趙錢孫李，周吳鄭王。」住在鄉下的孩子，孤陋寡聞，不知道國家大事。武昌起義，距離太遠，毫無印象。山西光復，因為太原距離我家祇有一百一十華里，曾聽見大人們說，省城大亂了，殺了巡撫，也不知道究竟怎麼一回事。不過，山西光復以後，過了一年，我們交城縣城裏民衆暴動，打死了「賈梨官」，我却記得很清楚。

先是，辛亥前一年庚戌（一九一〇年）山西發生了一件滿清官吏屠殺民衆的慘案，叫做「交

文案」。交是交城縣，文是文水縣。交文案是怎樣發生的呢？原來滿清政府有六年分期禁種鴉片的命令，早禁絕的有特別獎賞。山西巡撫丁寶銓並沒有認真執行政令，向老百姓宣佈禁種鴉片，却向滿清政府謊報，說山西已經禁絕種鴉片，企圖冒領獎賞。交城、文水兩縣有一部份土地因有文峪河灌溉，種植出來的鴉片煙特別好，兩縣有些農民並不了解鴉片的害處，靠種鴉片來維持生活。滿清政府接到了寶銓的奏摺，打算派官員到山西實地勘查。丁寶銓聞訊，慌張起來。因為一旦被勘查清楚，山西仍舊在種植鴉片，並沒有禁絕。那麼他的奏摺不就成了謊奏嗎？不就成了欺君的罪嗎？弄不好會殺頭的。於是，趕急派了兩營軍隊到了交城、文水，進行武力剷除煙苗。兩縣種植鴉片的老百姓跪下請求緩測，軍隊不但不同情老百姓，反而開槍，打死一百多人，造成屠殺民衆的「交文案」。

同盟會在太原的同志辦有一份日報「晉陽公報」，王大歲（用賓）任總編輯。他認為腐敗的

滿清官吏對於老百姓不教而誅，任意屠殺，罪大惡極，是喚起民衆，宣傳革命，推翻滿清的最好機會，最實在的例子。晉陽公報對於交文案報導不遺餘力，每日發表社論，大事宣傳，以喚醒民衆反滿的革命情緒。所以，交文案似乎和山西光復沒有直接關係，却和四川的鐵路收歸國有的情形一樣，因此激起全省的士紳和民衆對清廷的憤怒，促使許多文武青年紛紛加入同盟會，增加了革命的力量，才使光復山西，能够順利完成。

宣傳文案最熱心、最努力的，還有測量學校畢業的張漢傑（樹幟）。他印發傳單，攻擊丁寶銓慘殺民衆，並揭發了寶銓私生活的醜聞秘密。一天夜裏，張漢捷提了一隻籃子，裏面放着瓶子罐子和漿糊，跑到督練公署後門去敲門，他知道天氣太晚，衛兵不會開門。衛兵問他是誰，他說是廚子。衛兵說太晚了，廚子也不能開門。實際上，他在敲門的時候，已經塗上漿糊，貼上傳單。第二天開門，發現門上貼着傳單，可把那些腐敗的官吏嚇壞了。

### 動公憤打死賣梨兒官

不幸的很，不料光復以後，又因為種鴉片，重演了一次交文案的慘劇。我們交城縣有些愚民，以為滿清政府倒了，已經共和，一切自由，從前靠種鴉片生活的，又種植起鴉片來。縣知事賈若誼是崞縣人騎兵團團長張漢捷的小同鄉。他原來是小學教員，憑籍張的力量，做了我們交城縣的縣太爺。賈若誼到差以後，第一砲就是剷除鴉

片。老百姓以為鴉片已經成熟，馬上就可以收割。眼看到手的錢財，一旦損失，以後怎樣生活呢？要求賈縣太爺，遲剷除幾天，允許他們收割，以後不再種植就是了。

賈若誼上任以後，向張漢捷辭行，張對他說：「一切你可以放手去做，有問題，由我擔當。」賈縣太爺背景既然這樣紮實，做事的胆量自然壯大了。他不管老百姓的損失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，硬不答應老百姓的要求，一口氣把田裏的鴉片煙苗都毀了。於是激起老百姓的憤怒，暴動起來，把賈縣太爺打死，闖下一場大禍。

每年到了秋冬，來到我們鄉下賣梨兒的，都是崞縣人，如果聽到喊一聲「賣梨兒來！」不要問，一定是崞縣賣梨兒的。因此，老百姓都把這位賈縣太爺叫做「賣梨兒官」。我家住在縣城東邊十華里的義望村，記得打死賣梨兒官的那天夜裡，聽說城裡亂啦。父親上了屋頂，向西邊遙望了老半天。他從房頂下來，告訴我們，城裡正在着火，照得西邊半天紅。我們聽了，都非常害怕。我家關起大門，以後好幾天，誰也不敢出去。

賣梨兒官被打死以後，張漢捷帶上隊伍到了我們交城縣平亂，為他的這位寶貝賈縣太爺報仇，也殺了一些人。時代不同，屠殺民衆則是一模一樣。山西民性善良和順，最怕鬧事，最能忍耐。這次打死賣梨兒官，是官逼民反，却又造成慘案。前後三年，在兩個不同時代，我們交城縣遭受兩次屠殺。最奇怪的，交文案時，張漢捷扮演了一個積極反暴政的革命者，現在却又扮演一個為鎮壓官逼民反，也來屠殺民衆的人。人就是這

樣矛盾嗎？

山西光復以前，駐軍分成新軍和舊軍。舊軍叫做巡防隊，有十三個營，每營約三百人，總共四千人。除三營駐在太原，其餘分駐振遠、大同、代州（代縣）、平陽（臨汾）等地。新軍是一個混成協（旅），協統（旅長）原係姚鴻發。姚升任軍咨府軍事參議官後，協統由譚振德繼任。下轄步兵兩標（團），騎兵、砲兵各一營，工兵、輜重兵各一隊（連）。騎兵營和工兵隊附屬第一標，砲兵營和輜重兵隊附屬於第二標。

第一標駐在新南門外十里鋪，標統（團長）黃少齋（國樑，陝西人），三個管帶（營長）是白和菴、姚以价、熊國斌。第二標駐在太原城內後小河，標統閻伯川，三個管帶是喬煦、瑞雲、張瑜。第一標的黃標統和三個管帶都不是同盟會的同志，不過黃標統和閻標統是日本士官同學私人情感很好，接近革命黨人。第二標除瑞雲是旗人，閻標統和喬煦、張瑜都是同盟會的同志。而瑞雲那一營的隊官（連長）和頭目（班長）大半是同志。所以第二標可以說是同盟會的武力了。

山西巡撫是陸鍾琪，他的兒子陸亮臣（光熙）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，知道閻標統是同盟會的革命黨人。十月二十七日（九月初六日）到了太原，第二天早晨，以同學關係來看閻標統，他說：「我此次來，即為與兄研究湖北事件，晉省應當如何應付？兄有意見，弟對家父尚可轉移。」

「湖北事件真相，我尚不知。黎元洪究竟為革命而起義，抑係別有原因，我也不明白。是不



是我們現在談應付武昌事件的話，還有點太早？

### 一聲「債討起」太原舉義

這個時候，有兩件事情，革命黨人認為很嚴重。一件是陸巡撫把五千支德造的新槍，借給河南三千支，並且帶有子彈，就要運走。另一件是把新軍調離太原，第一標調往平陽，去援陝，第二標調往代州。二十八日（九月初七日）晚上，趙次隴（戴文）到第二標探聽陸亮臣來太原的目的，並研究當時的情況。閻標統認為陸亮臣來太原，可能是為他父親將來的安全，預備和新軍疏通。或者是用緩兵之計，想幫他父親緩和革命黨的行動，等把新槍運走，新兵調開，就不再怕革命黨有甚麼舉動了。

當第一標接到開拔平陽的命令，黃標統找閻標統商量，應該怎樣應付。閻標統說：「不出發，過不去。你的標本部先出發，把隊伍留下。你走了，我反而好運用。」

「你運用好了，要趕急通知我，我好回來。」黃標統這樣說。

「好吧！」閻標統答應了。黃標統回去，就帶着白和菴、熊國斌率領第一標標本部出發，先到達祁縣，十里鋪營地祇留下姚以价管帶。姚管帶去請領出發應該攜帶的子彈，管子彈的官吏恐怕他們子彈到手，遷延不開拔。藉口等待新子彈，要他們先行開拔，隨後送子彈去。

「世界各國尚未有開隊伍出征，不帶一粒子

彈的。隨後即送是補充，出發時絕沒有空手的。」姚管帶這樣說，意思就是不發子彈，我們絕不開拔。管子彈的對他們沒有辦法，終於二十八日晚上十點多鐘，發給先出發的部隊——一標一營四萬發子彈。

閻標統認為情況緊急，必須趕緊起義，不能再拖延了。於是，派張漢捷到一標去運動，先聯絡同盟的同志，如一營的王澤三，二營的楊潛甫（彭齡）、張煌、王嗣昌等，再運動各營的下級軍官和頭目。並約定好通電話的暗號，運動成功，通電話時，就說「債討起」；運動不成功，就說「債不能討」。

「縱然運動不好，你也不要離開一標，等到第二標發動時，你在一標能拉多少算多少，至少也要集合我們的同志，帶隊響應。」張漢捷臨走的時候，閻標統叮嚀他。

張漢捷走後，閻標統召集第二標的同志喬煦、張瑜、李執中等十多個人商討第二天起義的詳細計劃，一方面等候張漢捷的消息。張漢捷能說會道，非常努力，但是阻礙也不少。同盟會和非同盟會的人們意見不一致，就是同盟會的同志中間，有人主張等部隊開拔以後，再回頭打太原，也有人主張南北起義，圍困太原。不過，一標的軍心有一點非常一致，那就是大家都不願意開拔。張漢捷就利用他們這種羣衆心理，展開說服工作，並由同盟會同志們分頭去聯繫。結果，聯絡好三分之二以上，也就是贊成起義的佔多數。況且已經領到四萬發子彈，實在是起義的一筆很大的資本。姚管帶也贊成起義，大家就推舉他為起

義的指揮官。張漢捷運動成功，已經深夜兩三點鐘，趕緊打電話給閻標統，說「債討起」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（九月初八日）拂曉，姚管帶率領第一標到達新南門外，等到開城，奪門而入。由苗文華率一營攻佔滿州城，旗人們並沒有抵抗，沒有流血，就完成任務。崔正春率領一隊去佔領軍裝局。張煌和楊潛甫等率領主力，去攻打巡撫衙門的前門。

閻標統在剛天亮的時候，到了第二標的第二營，管帶瑞雲早已逃跑了，沒有絲毫阻礙。閻標統派部隊分別去佔領子彈庫、藩庫、大清銀行，然後帶隊伍去攻打撫署的後門。要攻打後門，必須先攻破守後門的巡防隊。起義以前，閻標統曾關照一二兩標，不要傷害陸巡撫和陸公子，頂好把他們暫囚撫署。

協本部就在巡撫衙門的左邊，協統譚振德聽到軍隊行動的聲音，趕緊由協本部來到巡撫衙門，意欲鎮壓阻止，厲聲對第一標說道：「你們造反啦？」接着喊了一聲立正，好些士兵果然立正了。譚協統又說：「你們趕快回去，我不追究。」

「協統知道革命大義嗎？」隊官楊潛甫同志大聲問道：「如果知道，指揮我們向前進，否則，請退！」

「甚麼革命？你們是造反！」譚協統說話的態度非常倔強，剛說完造反二字，楊潛甫已經舉起槍來，槍機一動，譚協統倒了下去。一標繼續進攻撫署，衛兵看到協統都被打死，革命軍氣勢很壯，沒有抵抗，立刻星散了。

### 陸巡撫父子盡了愚忠

陸巡撫聽到打死譚協統的槍聲，知道發生了變故，衣冠整齊，隻身跑到大堂前，他的兒子陸亮臣也急隨其後趕到，向進到大堂的一標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動槍，咱們可以商量。」

「不要！」陸巡撫準備為滿清盡忠，打斷他兒子的話，向部隊說：「你們照我打吧！」進攻的部隊開槍，打死陸巡撫父子二人，山西光復，就這樣順利地完成了。

光復後最熱鬧的地方，要算諮議局。可以代表軍民的人物，都向諮議局集中，前陸軍小學校長溫靜菴（壽泉、同盟會同志）也偕同陸軍小學校學生隊的張子奇等到。一會兒楊芳浦（培齡）帶領警察局的消防隊也趕到了。諮議局議長梁伯強（善濟）和軍民代表開會推舉都督，組織軍政府。因為閻錫山標統軍階較高，又是同盟會同志，光復山西的主動人物，大家推舉他為山西都督，年齡祇有二十九歲。接着又推舉溫壽泉為副都督，姚以价首功，被推舉為前敵總司令，即日率領部隊，進軍娘子關，以防備清軍進攻。選舉以前，喬義齋（宜生）在諮議局廣場發表演講。據張子奇回憶，喬義齋的長相像個外國人，演講有聲有色，非常感動人。大家誤認他為外國人，竊竊私語：「這個外人的中國話講得蠻好。」

太原光復後，續西峯（桐溪）和弓海亭（富魁）組織折代寧公園，向北進軍，攻打大同，最後大同也被他們光復了。

滿清政府對於山西光復，萬分震恐，急派第

六鎮（師）統制（師長）吳祿貞（字綬卿，湖北雲夢人，日本士官學校第一期畢業）為山西巡撫，移兵石家莊，希望他進攻山西，一舉撲滅革命勢力，消除肘腋之禍。殊不知吳祿貞將軍在同盟會同志中，革命性最強，抱負大志，志氣高。志在完成中國的革命大業，不在一省一地，根本沒有把巡撫這個官兒放在眼裏。他到達石家莊以後，並不向山西進軍，反而派參謀周維禎同志拿着他的親筆信，到太原和閻都督聯繫，邀閻出兵石家莊，組織「燕晉革命聯軍」，阻止袁世凱入京。

袁世凱於宣統登基後，被滿清政府罷免了一切職務，放回河南安陽滄上。但是他野心勃勃，無時不在等待機會，計劃東山再起。武昌起義，清廷張皇失措，簡直無法應付。袁世凱認為時機來臨，絕不錯過，暗中賄賂慶親王，運動清廷起用他。十一月一日（九月十一日）滿清政府宣佈攝政王載灃去職，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辭職。二日就發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大臣，以應付已經燎原的革命形勢。吳祿貞認定袁世凱入京，掌握政權以後，對於革命萬分不利，所以，阻止袁世凱入京，比推翻滿清還重要。

吳祿貞將軍給閻都督的親筆信說：「公不崇朝而據有太原，可謂雄矣。然大局所關，尤在娘子關外。革命之主要障礙，為清奴袁世凱。欲完成革命，必須阻袁入京。袁若入京，無論忠清與自謀，均不利於革命，望公以麾下晉軍東開石家莊，共組燕晉革命聯軍，弟與公分任正副指揮，

合力阻袁北上。」

閻都督沒有立刻答應吳將軍的要求，因為他的幕僚人員恐怕有詐。乃托周參謀返回後，代向吳將軍建議，先解決隨第六鎮同來的旗軍，再謀組燕晉聯軍。後來吳閻約定在娘子關晤面，十一月四日（九月十四日），山西光復後第六天，也就是清廷任命袁世凱為內閣總理後第二天，吳祿貞將軍不攜帶隊伍，祇和旅長吳鴻昌、參謀何燧等少數幾個人，進入娘子關山西光復軍防線以內，和閻都督晤談。吳將軍告訴閻都督：「滿清政府已不成問題，但袁世凱不除，吾黨將與之有十年戰爭。」又說：「清廷六鎮新兵，皆袁世凱所訓練。除一鎮為旗兵，第六鎮由我掌握，其餘統制，皆為袁之私人。清廷雖忌袁，但又不得不用袁。袁一入京，則六鎮新軍均為袁用，亦即為滿清用。欲竟革命全功，必須阻袁入京。」

### 燕晉聯軍與沙茶壺隊

吳祿貞將軍雄才大略，目光遠大；謀國忠貞，義不顧身。他認定袁世凱一旦入京，執掌政權，必然危害革命，延長革命戰爭，給國家帶來無窮災害。因此，阻袁北上，為最重要的革命任務，比推翻滿清政府還要重要。袁世凱也知道吳祿貞是他的最大障礙，吳祿貞不除去，他就不能為所欲為。於是，賄賂第三鎮的騎兵營管帶馬惠田，於十一月六日（九月十六日），將吳將軍暗殺於石家莊正太車站票房臨時行轅。同時遇難者有參謀周維禎、張世膺。一說主謀暗殺吳祿貞將軍



的是良弼，良弼是日本士官學校第二期，深知吳將軍爲堅強的革命黨，必須殺害，以除後患。馬蔥田暗殺成功，將吳將軍的頭割去領賞。張華甫、何燧、孔庚等用毛毯包裹吳將軍的無頭尸體，送往山西。山西派張漢捷、高冠南、王棟材、張子奇等迎接於吳子關外，代表閻都督吊祭。

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年）閻都督發起爲吳將軍鑄銅像，修墳墓，親撰碑文，立紀念碑於石家莊車站旁，吳將軍殉難的地方。假使吳將軍不死，阻止袁世凱入京成功，則民國以後，北洋軍閥禍國殃民，混戰十多年的局面，就不會發生。可見吳祿貞將軍被殺害，不但是革命黨的不幸，也是中華民國最大的不幸。

吳祿貞將軍被暗殺後第三天，袁世凱的北上專車經過石家莊，一路上毫無攔阻，順利馳入北京，就任內閣總理。袁世凱並不是來拯救滿清，而是利用機會，乘火打劫，欺侮孤兒寡婦，加速滿清的滅亡。他一面和革命軍進行議和，一面着手逼迫宣統退位。十二月三日他已經開始和武昌起義的民軍局部停戰，十二月七日（十月十七日）奏准以郵傳部大臣唐紹儀爲議和專使，全權代表清廷，和南京臨時政府進行和議。

爲了吳祿貞將軍和閻百川都督曾經計畫組織燕晉革命聯軍，袁世凱恨透了山西光復軍，更恨透閻百川。但是當着南北正在進行議和，不好單獨對山西用兵，於是想到利用外國人。袁世凱不愧是一詭計多端，祇顧目的，不擇手段的小人。他祕使義大利某參贊到太原打了個轉，回到北京以後，胡說八道，說太原傳教的西人地位危險，

由義大利公使打電報給南京臨時政府。袁世凱就藉口保護外國人，派第三鎮（曹錕任統制）的協統盧永祥統率全協由正太路進攻山西。過不多時，又派駐豫西的毅軍和第二鎮進攻芳津渡。

十二月十三日（十月二十三日）前敵總司令姚以价退回太原，娘子關失守。太原人心惶惶，已無兵力可以抵抗盧永祥入侵。閻都督偕趙次隴、張漢捷（後任晉北鎮守使）等出北門北走。湖北人孔庚在日本士官學校和閻都督是同期同學，原任陸軍部科長，隨吳祿貞到石家莊，吳遇難後，孔到山西，閻都督委爲朔方招討使。閻都督北走，可以往就孔庚、張瑜、張鶴峯（名培梅，後任晉南鎮守使）等所部各軍。溫副都督不知道閻都督的下落，他又無力死守太原，於是率領一部份由娘子關退回的潰兵和楊潛甫、台壽民、閻志遠、謝禎祥、景梅九（定成）、李岐山（鳳鳴）等向南撤退。

都督副都督都走了，太原成了無政府狀態，原來臬台李盛鐸以民政長出來維持秩序。維持秩序也得相當武力，李盛鐸遂委派沙慕貞爲團長，臨時招募兵丁，成立部隊。趙友琴（守鈺）剛好從河南回到太原，做了沙慕貞的營長。臨時募兵，談何容易？太原已經處於動亂的情況之下，各商店都關了門，青年人都回到家鄉。就是察院後的妓院也無人問津，不得不關門。人們把妓院的茶房，叫做「大茶壺」，因爲他們經常提一把大茶壺來沖開水。這些大茶壺閒着無聊，又無法維持生活，都去應募，投到沙慕貞麾下。所以，人們把沙慕貞的隊伍叫做「沙茶壺隊」，這算是山西

光復後的一個有趣插曲。

### 盧永祥跪在趙城城外

盧永祥到了太原，不知道閻都督已經向北走了，他祇知道許多官員和隊伍浩浩蕩蕩南下河東，於是向南追去。第三鎮的軍紀壞到不能再壞，形同土匪。沿途的老百姓被他們掠奪騷擾，損失慘重。趙城張衡玉（瑞璣）進士出身，學問很好，係同盟會的同志，陝西光復時，他正任長安縣知事。山西光復，他決定回家鄉看看，攜帶着好幾箱子書籍返鄉，正好遇上盧永祥的軍隊。他們聽說一位卸任的縣太爺帶着許多箱子回家，箱子裏一定是金銀財寶，攔路搶劫。結果，盧永祥的土匪隊伍洋財沒有發到，却把張衡玉的全部書籍都給弄掉了。讀書人最愛惜書籍，張衡玉非常痛心，事後給盧永祥鑄了一個鐵像，跪在趙城城外官道旁邊。鐵像背後還鑄了四句話，每句四字，四四十六個字，第一句是「盧賊永祥」。盧永祥攻打了山西，惟一留下的紀念，就是一個鐵像跪在趙城城外。後來盧永祥想把他的鐵像取消，經過許多人斡旋，費了不少周折，才被打倒，埋在地。這也是山西光復的另一個插曲。

山西軍政府和諮議局派到南京臨時政府的代表是李維齋（素）、景太昭（耀月）、劉勤功（懋賞），他們對於袁世凱一方面和南京臨時政府議和，一方面却又污蔑山西光復軍爲土匪，派隊伍攻打山西的卑劣行爲，非常憤恨。由李素和劉懋賞具名，曾發表「告急書」，是一篇文情並茂

的歷史文獻。

「……晉人苦清虐政久矣，徒以籌畫未定，不敢遽發。及聞武漢倡義，遂於九月八日，興起義師，驅暴吏，擊防兵，崇朝之間，太原抵定。隨即推舉都督，建設軍府，遣兵扼守娘子關，以防清軍入竄。……原擬部署稍定，即出井陘，進佔獲鹿，直趣幽燕。嗣以器械不完，不足以動遠略，爰改定方針，一意固守，以待南師北上，尅日會師。一面牽制敵軍，遙爲武漢聲勢。然風聲所樹，敵懷同仇，視死如歸，發揚蹈厲，則是山西固無負於天下也。……因派素等南來，藉通款洽。以道途梗塞，探謀甚嚴，乃間關跋涉，備歷艱虞，始克抵此。驚魂甫定，得與四方豪傑，聚首一堂，歡忭之餘，每覺九府十六州泣血死聲，盤旋耳際。引領西望，正不知涕泗之何從也。比聞清政府已以停戰爲名，遣使和議，而一面尙以晉師爲匪，猛力進攻，奪娘子關，進逼省會。嗟呼！晉師獨非民軍乎？食言而肥，其曲在彼。彼既違約，更何和之可言？且土匪二字，彼此誣我也久矣。武漢起義，彼亦云然。是其欲借和議以緩東南之甲，悉全力以擊三晉之師。晉不能守，秦亦難支。彼既無西顧之憂，更得併力圖南。遠交近攻之計，在彼固善爲謀。所謂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者，而我民軍猶欲與之周旋，豈統籌全局，另有深謀耶？抑以晉爲不足輕重，而姑置之耶？山西僻處一隅，與東南諸省，交通阻闕，消息難傳。東南之不能知山西，猶山西之不能知東南也。用是山西起義，及種種困難情形，不爲東南鑒諒。嗟呼！晉人果何負於天下耶？乃

外既困於清軍，內將見疏於漢族。猶是國民，進退失據，此素等所爲推心泣血，而不能已於言者也。……」

臨時政府和議代表伍廷芳博士也爲盧永祥侵略山西，致電袁世凱，揭發其陰謀：「……乃清軍藉詞護送外人，竟駐屯太原城內。並由張撫帶來清兵一協，盧永祥爲協統，陸續開往韓侯嶺以南，防禦民軍北上。而毅軍及二鎮各兵隊亦由河南渡茅津渡，以拒後路，並添調武衛數營據守省垣。似此藉詞違約，進兵佔領，既貽利用外人之誦，且有失信山西民軍之嫌，諒亦閣下所不取。……」

山西光復大業，並不因盧永祥進兵山西，太原得而復失，遭受阻撓，那是得力於河東光復，革命黨能够保有河東廣大地區，有足够的革命武力，可以抵抗清軍盧永祥的原故。

太原光復以後，閻都督曾派人到北京，請王太歲和景梅九回太原。景先動身，王遲幾天，因第三鎮封鎖井陘口，不能通過，繞道河南，越太行山，回到河東。他先在運城組織「河東紳商議事公所」，並聯絡各縣，舉辦民團，成立蒲解兩屬民團數千人，合運城管世英所屬的監捕營七百多人，奠定了河東民軍的基礎。

王太歲爲使河東早日光復，派張士秀赴陝西，聯絡民軍井勿幕和陳伯生增援河東。又派郭曉光赴太原，請領械彈。

閻都督知王已回到河東，推爲河東兵馬節度使，負責光復河東。並派葉復元和李大魁帶兵南下協助。

### 河東張李和晉北續弓

平陽鎮謝有功的巡防營本來奉清廷命令調防河西，聽到葉復元南下，中途折回，相持於隘口。這樣一來，剛好打開陝西民軍入河東的大門，對於光復河東，反而有利。等到十二月二十七日（十一月初八日）溫副都督率衆抵達河津，王太歲由運城來河津會商，兩方意見很不一致。張士秀等主張組織總司令部，謝禎祥等則主張成立副都督府，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。王折返運城時，過河的陝軍業已入城，於是組織河東軍政府，王用賓以兵馬節度使兼民政長，主持一切，下分設三處四司。王平正長祕書處，李文楷長軍務處，許鑑觀長鹽政處；陳可鈞長財政司，張端長司法司，尙德長交通司，陳克信長總務司。邵修文爲高等審判廳長，薛篤弼爲運城地方審判廳長，曹得源爲運城警察局長。

河東的軍事部署：由李岐山率民團志願軍攻取降州（新降），韓升泉率一團攻平陽，阻盧永祥南侵，謝禎祥接替平陸、芮城、垣曲陝西友軍的防務。不幸韓升泉攻平陽陣亡，但謝禎祥擊退攻茅津渡的毅軍和第二鎮，才使河東局勢穩定。

民國元年（一九一二年）二月十二日宣統退位，統制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清政府正式完結。第二天國父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，改選袁世凱爲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。當時高冠南、王棟材、張子奇等住在太原，祕密爲閻都督傳遞消息。他們認爲宣統退位的消息很重要，以每



天三兩銀子的代價，雇用忻州人一天能走一百二十里，叫做飛毛腿，去給閻都督送消息。除夕（二月十七日）晚上，閻都督抵達忻州。但是袁世凱硬說山西的民軍是土匪，也不承認閻錫山和溫壽泉為正副都督，一時不能返回太原。河東方面，因溫副都督由陝西返回河東，河東軍政府改以副都督名義對外。民政由張士秀負責，軍政由李岐山負責，這就是後來所說的「河東張李」了。

王太歲擺脫河東軍政府的職務，到了太原，進行組織臨時省議會。他曾祕赴忻州，於閻都督晤談。臨時省議會由每縣議員一人組成，推選前諮議局副議長杜上化為議長，王用賓為副議長。臨時省議會成立後，又正式投票一次，仍舊選舉閻錫山為都督，溫壽泉為副都督。並選周渤為民政長，張瑞璣為財政司長，狄樓海為教育司長，劉綿訓為司法司長，崔廷獻為內務司長，喬宜生為外交司長，張聯魁為實業司長。分電南京北京，促閻都督早日復職。

關於山西問題，南京方面對袁世凱一再施以壓力，糾正他對山西民軍的錯誤態度。孔庚又到北京，利用湖北同鄉關係，活動參謀次長陳宦和蔣作賓等暗中疏通，減少阻力。袁世凱無法再堅持己見，祇好承認山西民選的正副都督。閻都督在忻州滯留了一個多月，一直到四月四日下午兩點鐘，才返回太原，主持山西省政。並以團長張鶴峯為忻州留守，辦理忻州未完了的事情。

閻都督主持山西省政，困難重重，河東有張李，晉北有續弓，都是光復山西南北的有功人物

，他實在奈何不了他們。以後一切問題能够順利解決，實得力於閻都督多方延攬山西的紳士官僚，如：繁峙的陳鈺，曾任袁世凱總督直隸省時的營務處長；興縣的趙源，曾任徐世昌總督東三省時的民政長；渾源的田應璜，曾任湖北恩施知事；神池的谷如墉，陝西候補道，和定襄的董子安等人。這些人聲望高，在地方上的潛勢力大，閻都督對他們非常敬重客氣。都督府有事請他們諮商，總是親自坐馬車去迎接，親手扶着他們上車

，再扶着他們下車。因為閻都督對這些紳士大老這樣謙恭，他們一心一意幫助他解決問題，疏通困難，才使山西安定下來。

關於山西光復，很少有系統的記載，當此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國慶，參考三晉前賢各個自述的文件，以及多年來聽聞到的有關故事，拉雜成文，雖不敢稱為信史，然不偏不倚，力求正確，尚可供研究歷史的人們參考。本文經張子奇先生審核，方彥光先生訂正，謹致謝忱。

# 中外雜誌

合訂本已出第一至九卷

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

平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捌拾元

精裝第一至九卷每卷各壹佰元

國內購一至九卷全套平裝祇收六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五百六十元）精裝祇收八百元（長期訂戶特價七百元）

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

〇四四號帳戶，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，立即寄書。